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八

匈奴

呼韓邪左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漢俱封為侯時李陵子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捕斬之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

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服役於人為

下以馬上戰鬬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鬬不在兄則在弟雖死子孫猶有威名漢雖强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强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强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

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綬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劒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鐔劒口旁横出者衛劒鼻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十二矢棨戟十棨戟有衣

之戰也 棨音啓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一稱為一襲猶今人言一副衣服也錦綉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不令拜也其左右當户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禄塞下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

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貢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疋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因北擊烏揭西破堅

昆汇降丁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之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潛殺吉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漢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會康居數為烏孫所困欲倚匈奴合兵取烏孫乃遣兵迎郅支

乃結兵西詣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言願謁見天子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故未得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復入朝禮賜倍於黄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

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

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乗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乗塞登而守之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絶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

見漢議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

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多於

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年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

爲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搜

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

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

夷當入侍車牙單于立四年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

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哀帝建平四年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名耳不必係於河水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虚費府帑可且勿許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戰鬬而後捷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

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壯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請引秦以明之以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石言堅固如石）甚衆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得）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

暴壯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曁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

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肄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

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籍湯姐之場羌屬也籍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夷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情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單于因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之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布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去胡來王唐兜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使上書言狀詔遣使告單于曰西域内屬不當得受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者輙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輙送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絶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

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函封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

知牙斯今請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王莽簒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賚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以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之單于無可奈何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漢既頒四條匈奴以故事責烏桓稅烏桓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怒發兵攻烏桓虜其人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賫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

卒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玁狁内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賫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飡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馬銜尾也

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拜云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

北邊由是壞敗漢兵既誅莽更始二年漢遣陳遵等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單于輿驕謂遵等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簒匈奴亦出兵攻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亂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之孫烏珠留若鞮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

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共侵北邊六年始遣使通匈奴賂遺金帛以修舊好匈奴亦遣使來獻而單于驕倨自比冒頓光武方内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冦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山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

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障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樂平高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

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北單于蒲奴也二十一年襲位南單于比也二十四年八部大人所立自此匈奴分為二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等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延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拜伏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拜伏稱臣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郴等反命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文馬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北庭三百里共立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璽綬車輿馬金帛樂器

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輙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金帛太官御食單于子及左右賢王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内附

熏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撐犁子為孤屠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

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決
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
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
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
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
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
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
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置諸部王助

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猶探候也北單于皇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輙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

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貳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邪稱臣受賞郅支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帝悉納從之臧宫馬武上書言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能當中國一郡宜臨塞厚懸賞購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

年不從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南單于比立九年卒弟左賢王莫立遣使弔祭慰賜後以為常莫立一年卒弟汙立二年卒比之子適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適立四年卒莫子蘇立數月卒適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塞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使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使中郎將吳棠等將營士屯五原曼柏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為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亦遣左賢王信從軍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

陽太守廉范擊却之詔遣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饑肅宗命稟給其貧人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二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

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匈奴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書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

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章和元年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庭大亂屈蘭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卒長之弟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併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若出兵奮擊必有響應臣伏念先父

歸漢以來蒙被覆載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生長漢地開口仰食四時賞賜動輙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出朔方居延同會虜地又恐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内外乞遣執金吾耿秉等將兵併力而北兾因聖威一舉平定太后以示耿秉秉請從之永元元年以秉及竇憲等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

引兵與漢兵兩道襲之北單于遁走獲閼氏及男女虜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降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欵塞大將軍竇憲奏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司徒袁安等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今若復立於除鞬是失信於南

單于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乃遣耿夔即授璽綬劒具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護衛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討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卒宣弟安國立安國立一年為其下所殺適之子師子立新降胡襲師子擊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

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子日逐王逢侯爲單于殺略吏人燔燒亭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等合四萬人討之擊逢侯於滿夷谷大破之逢侯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師子立四年卒單于長之子檀立南單于比歲擊逢侯多所虜獲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元興元年重遣使詣燉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

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侍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元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及遣行車騎將軍何熙龎雄等擊之單于見騎軍並進大恐怖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龎雄等拜陳道死罪詔赦之待遇如初乃還所鈔漢民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

餘人元初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詔徙之於潁川郡檀立二十七年卒弟拔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沿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拔立四年卒弟休利立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史發沿邊兵討破

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不預謀乃脫帽謝罪既而恐懼自殺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冬遣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車蓋刀劒什物給綵布二千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康元年中郎將馬

寔慕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皆平之兜樓儲立五年薨居車兒立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等畔寇鈔美稷張奐擊降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叛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張奐討之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以居車兒一心向化無罪乃遣還庭居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某立史失其名熹平六年卒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

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五年匈奴右部醢落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劉淵之祖而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百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内諸郡今河内鄴汲等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

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未幾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右部居祁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

晉武初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今定襄雲中郡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

平之咸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

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冠頭種馬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茂種羌渠種賀賴種跂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奕蠡王左右於陸王左右漸尚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惟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右沮渠左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

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苻石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羅之子左賢王也

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强熾為患窮力殫財冦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備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内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

永為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慴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內擾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

於當世表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慼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謂劉元海及托跋氏並都國中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

得專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境息征伐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為五部然大率皆居平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淵假稱大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邱墟帝宅遂至二帝沉沒虜庭誠可痛心也

劉淵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其子於

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分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生淵淵幼而英惠居母喪盡孝好學經史諸子無不綜覽武藝復精絶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會豹卒以淵代為左

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法禁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後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惠帝失馭寇盜蠭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推淵為大單于淵至右國城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淵乃僭即漢

王位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遂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稱皇帝遷都平陽寇洛陽王師屢敗淵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其弟聰殺之而自立遂陷洛陽繼陷長安二帝蒙塵聰以太興元年死在位九年子粲嗣爲靳準所殺曜討準殺之僭立改國號趙曜在位十年石勒伐之兵敗見執爲勒所殺自淵至曜凡三世二十七年而亡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音背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弈于父周曷朱並為部落小帥勒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兇粗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羣胡俱為人所掠賣勒遭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後遂為羣盜陽平人公師藩起兵趙魏自稱將軍勒與汲桑率數百騎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藩既誅桑自號成都王

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封侯後兵敗收餘衆奔劉淵淵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後以功加督山東諸軍征討事淵死事聰聰死劉曜立勒叛曜伐而滅之僭即趙王位以咸和七年死在位十五年子弘嗣勒弟虎廢而殺之自立虎立十五年死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冉閔復廢遵而立鑒鑒謀討閔不克為閔所殺盡誅石氏勒至鑒凡五傳二十三年而亡

沮渠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蒙遜博涉經史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宴自晦會其兄羅仇等為光所殺乃屯據金山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攻西郡取之晉昌燉煌俱降業稱涼王蒙遜後襲業殺之取其地自為涼州牧張掖公伐秃髮傉檀敗之取姑臧稱河西王又敗李士業取酒泉蒙遜以宋元嘉十年死在位三

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而為魏所滅凡二世三十九年

赫連

赫連勃勃字屈子屈列反匈奴右賢王去界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畀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倚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

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伐之辰師敗為魏所殺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後奔姚興高平公沒弈于弈于以女妻之言於興興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常參軍國大議後封陽川侯使助沒弈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後勃勃襲殺沒弈于而并其衆兵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其年討鮮卑等三部破之侵嶺北諸城破禿髮傉檀之師遂於

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名爲統萬改姓赫連氏又攻姚泓取安定會晉師伐秦滅之劉裕還建康勃勃遂取長安僭即皇帝位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尋爲魏所禽弟定僭號於平涼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傳三世凡二十六年而亡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四裔考十九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

故其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也

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遣送馬牛羊以為聘幣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皆對踞蹲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

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也簂字或為幗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簂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毲氀毲罽也氀力於反毲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

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

塞外（今嬀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强盛乃發匈奴單于冢以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擊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誅其三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王莽簒位發烏桓兵擊匈奴屯代郡烏桓畔之匈奴因誘其豪帥羈縻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

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皆受其害百姓流亡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及牛馬等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冦賊若久放

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史記甯城亦作寧甯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邱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

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親漢都尉順帝至桓帝末屢叛屢降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邱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邱

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也徐今彭城琅琊郡地幽冀四州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邱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冐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

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西晋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勃並其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别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髠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

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註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軟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蜼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穀二億七千萬以

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茘陽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歳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又與烏桓匈奴更相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汙山歠仇水歠昌悦反去

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掠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已來三十

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蚧音介搔新到反埤蒼曰瘭必燒反杜氏註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

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邱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邉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走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

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至秦水上令捕以助糧石至晉猶有數百户和平中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貪淫不平衆叛者半和連死兄子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别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

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强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落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入貢後與烏

桓寇邉鄚陵侯彰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魏文帝立比能為附義王其後衆遂强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邉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㦸

焉

乞伏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字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四部伏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託鐸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

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又併庶結部七萬餘落祐隣孫利那擊鮮卑吐賴及尉遲渴權收衆三萬餘落傳至其孫傉大寒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為苻堅所破率部衆悉降於堅堅署為南單于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堅南伐敗於壽春國仁乃招集諸郡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萬餘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

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國仁卒子乾歸嗣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遷於金城乾歸聲震邊服吐谷渾大人及鮮卑皆率衆歸之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以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後爲凡子公府所殺子熾磐襲位七年卒子慕末襲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自國仁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而滅

禿髪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也其先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泰始中入寇殺秦州刺史胡烈又敗涼州之師盡有涼州之地武帝遣馬隆擊破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傳至其孫復韃部衆稍盛烏孤即復韃子也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吕光遣使署為假

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受之其後擊討諸部大破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兵伐吕光攻尅金城又破光兵降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隆安五年稱河南王三年卒弟傉檀嗣遂據姑臧後為沮渠蒙遜所伐兵敗奔乞伏熾磐後為熾磐所鴆自烏孤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而亡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之說其鮮卑之别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邱不勤立尚魏文帝女邱不勤死子莫廆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為廆子翰所敗悉俘其衆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攻慕容廆為

庬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遁歸漢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皝徙之於昌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

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强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都里反波而舍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

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龕（鬱蘭之子 龕音堪）率眾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眾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北）時

燕代多冠步揺冠䕶䟦見而好之乃斂髪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譌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今安鄉郡西平縣地次曰廆有命世才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

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邱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廆之子雄毅多權畧日以强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儁暐即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具晉史載記

托跋氏

托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黄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

亦國鮮卑山以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　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土德謂土為托后為拔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郡大人悉服控弦之

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㐌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皇帝也

蠕蠕

蠕蠕而兖反　姓郁久閭托跋在壯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髪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桑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如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　又六代孫社崘凶

彼甚有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以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盡為社崙所并號為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

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夏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崘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絶迹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産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縁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兎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至孫吐賀真太武又征破之盡收

其户畜産百餘萬自是邉疆息警矣宋昇平中遣王洪軏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軏始至通使求并力攻魏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蠕蠕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水逐草戰則與家産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

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違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

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
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
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
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
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元戰
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
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
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

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番以跋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懐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

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壯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誅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侯

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㑹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絶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

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呑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絶如綖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推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內為

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周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須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

掠盜為質淩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今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

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聚

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歳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内備彌深時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

女為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强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為泰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黄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為突厥所

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隸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歴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枇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

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嘷本無都統大師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嫖嬻嫖音泄嬻音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

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呌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百帀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鬌（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

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廐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强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廐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飲𩭐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

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崙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絶姦勢亦沮

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妄令羣小擁塞王人彌

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

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凡

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賔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

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

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

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蹻蹲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户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

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居河西者恃險不賓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文獻通考卷三百四十二